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滹南集卷四十三

金 王若虛 撰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為真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倜儻有立志讀書為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輿州錄事判官仁政溫溫民到于今不忘秩滿注濱州鹽管勾徙知鄧州穰縣

事其政如在粦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心若物凴者言動可恠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葢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于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恱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且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予隨奪得不

僨喪君子謂天之於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然大慰以謂啚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穰也予為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旣畢且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為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為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于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遂為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于里中與

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涞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為兄弟交年壯氣鋭馳騁于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于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歎舊游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邪故予于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

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于西城之先塋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與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術不穀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為真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仕公少剛果敢為無畏憚天眷間朝廷以南伐徵兵公適出有司即取公兄公聞即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

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純質治生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懈服食器皿期于僅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戚戚恒若不足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惰侈者咄嗟惡棄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有八𡊮康疆少疾至是猶能日自興起行步了無牀枕滯將終謂其子淵曰吾常歎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

一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怠無頗無速乖離以隳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虞爾無遂獨庇爾胥必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張氏子三人長曰汴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溫皆早卒淵其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既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

者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窆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責銘于若虛若虛於公為舊親既又為孫壻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憮焉復何欲新宫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真以利其嗣人

焚驢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禳小數靡不為之竟無驗既久怯誣之説興適民家有産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以附帥聞以為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于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預焉吾生不幸為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人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

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為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宏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于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

也焉用為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詐其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懌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哀鴈詞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鴈食客見而不忍為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誡殺生文有動于心因追録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

取其意可也

烏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萬里而無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機是妻饔飧是充吁嗟乎其恫爐且熾鼎且沸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噬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於貨鬻用者伊何悦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是以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倮鱗介羽胎卵

濕化皆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封割𦤎膾蒸燔烹煎濯腥滌羶窮甘極鮮一邑之内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嘗以己而推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病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於物不為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于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惡夭閼而重生全奈何暴殄不恤以為當然孰雪其寃孰懲其愆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

所主而自生自殖自攘自擊勢彊者勝而專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為仁已既不忍則假手于他人夫其畏怖之情觳觫之態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别滋味之在我可賒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即是佛說亦何必持守誡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刀兵之凶刼人惟為饞舌之所謾是以安為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哲

高思誠詠白堂記

有所慕于人者必有所恱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髣髴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絶句之詩列之壁間而牓以詠白葢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為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

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為人冲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為榮喜不為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遑遑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于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

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于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爲子一觀而評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葢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

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吏隱之説始于誰乎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尸位苟禄者遂因以藉口葢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

稱嵓穴之下畝畆之中壢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于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爲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强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便于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于道路而縣以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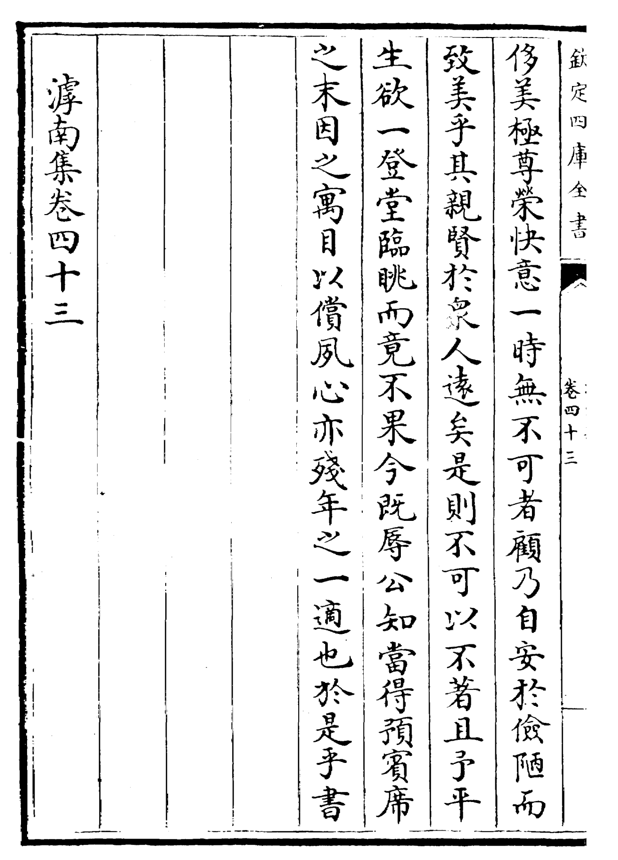
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嚚訟任其剌史者號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恒山堂記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于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副而恒山堂宏麗特出又為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鬱鬱如翬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槩求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為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園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逮王鎔治之遂若圖畫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乎而吳中復詠行宮以為宋祖征劉承鈞嘗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即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

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邀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盡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既深寖至頽弊大元乙酉中萬戸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貴顯而居具慶之下日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堂若也由是特為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欹傾凡當營理者靡不及之葢朞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觴為壽以落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為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

来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渺如隔生豈知尚有恒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必反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盖理之常然而不足恠然皆有數存乎其間自喪亂以来繁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為虛空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為有力者新之究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以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亂措安澤被於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



侈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美乎其親賢於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既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目以償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於是乎書

滹南集卷四十三

滹南集卷四十四

金 王若虚 撰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鄜為州在深山窮谷間荒凉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可以娱人者官閒無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為佳處由山門廵廊而西其隅為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

為隙地故節度郝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便安可以為
待賓之所顧而命雄此軒户所以構也深静而明夏凉
而冬燠高纔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闤闠視緣山諸刹
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為上官所扼宴游
戲劇悉禁絶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遊于道
路斂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悵然其無歸也深居高
卧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
而時一訪之宴坐清談焚香煑茗猶得差樂而無罪葢

大像之致爽開元之冷筠皆所素愛而嘗游者然以其
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為數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
言而不厭由是有興輒至至輒為留竟日公退飯餘呼
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
喝有聲主人者趍迎而笑知其必為吾也予嘗以雄見
待之厚許為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
禁稍寬非役于簿書期會之勤則奪于聲色紛華之樂
而予之跡至明極者有數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

焉今将東歸雄以前言為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是猶可得而辭乎乃書其地形界之大槩與夫平昔游行之熟者以授之若其命名之意則出于西方之書非予之所學也略而不及以待夫知其說者

茆先生道院記

嵩山之陽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隱君子茆公之所建也公開封人名從易字緝甫始以進士干有司數奇不偶乃棄家為方外游隨意去留初無定居既至承天則

欣然曰吾可以休于是矣闢地築室為終焉計日葺月

補葢累年而後有成軒曰雙清以景名也庵曰虛靜以

道命也竹木蕭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為嵩陽之一觀夫

嵩少海内名山其間勝跡殆不可殫紀蕞爾郁公之廬

宜若無足道者而人嘗以不到為恨到必盤桓而不忍

去則亦以其主人之賢故也公以高蹈聞四方賢愚少

長莫不仰其風觀其擺落世紛棲心于冲漠之境始終

四十年處之甚安壽考康寧翛然而往非胸中真有所

得疇能爾耶闕

時羣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為馴使之逡巡退却而不敢犯非獨自免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于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于人而功名不切于已雖寄跡市朝而丘壑之念未嘗一日忘慕公而顧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遂葢每為之歎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為忘形交出公所繪院

圖及所以自敘者請記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而見其人忽焉自失益覺官味如嚼蠟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却聲色日與名流達士游學貫三家略窺其妙其剛果超詣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屨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躡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逍遙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若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為書之既以發茆公之光且為吾他

日踐言之盟云

趙州齊叅謀新修悟真庵記

趙州道院曰悟真庵者叅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鄜畤人也開朗倜儻久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旣還留寓於趙因而家焉自以荐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身名俱遂無不足於心者葢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静道念素深故買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真之士且為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

之春凡再期而訖役聖位雲堂齋廚方丈總為屋十餘
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
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既遠境界清
涼灑然有絶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懽喜讚歎自是一
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
子者故與君遊乃延致而奉之其徒無慮三十人君色
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間顧而樂之自謂
有所得也予數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覩其次

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因以記文為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辭況其用心之果為力之勤實可喜而足稱耶抑予衰矣險阻備嘗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蕭灑以畢其餘生雖不足與聞玄理厠迹羽流而杖屨往来陪君為方外之友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則君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

答張仲傑書

其啟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氊根之賜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為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鋭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于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為之發藥哉州郡之職煩聞吾子一以和緩處

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吏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趍上而虐下借衆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顧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寧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昊關右困于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寛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

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尚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鮎魚上竿可笑可閔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

為過夫聖人之道亘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無傳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駁而不純者汩之而真儒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欲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為荒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真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讀書萬卷辯如懸河而不免為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於惡者唯其不合於大

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故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已自宋儒發揚秘奥使千古之絶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辯始於至粗極於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既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衆稽衆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真而不專於傳疏其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来其傳

乃始寖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為致力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於鋟木也學者嘗試觀之其必有所見矣心術既明趣向既正由是而之焉雖至于聖域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切為人之周而喜為天下道也故略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揚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于世尚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疎略粗淺無甚可觀其後益而為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尚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為之訓解叅取衆説析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旨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甞竊怪子雲之自敘以為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篇首二字以為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終始貫穿通為一義燦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

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顔師古為丘明孟堅忠臣今公于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于進退隱見之際尤為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兹不亦忠之大者歟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賛成之而屬予為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典而

敀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不肖曷足為公重輕
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好
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於公門下士也辱知
為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
望日中議大夫守平凉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潦淨途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顧非掩泣于
溢浦悲歌于渭城者何必愴快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

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燠寒華枯將於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尚其勗哉决科猶戰也請以戰喻肩摩踵曳鱗集毛萃盱衡厲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嘗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却之吾子亦勞矣寧爾非敵武王所以誓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賁育之不戒童子扼之魯鷄之不期蜀鷄踣之勍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既厲而馬既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

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擣虚瑕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曩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㕓監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竊將鼓譟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曷忍諸捷音一報凱歌言還茲豈惟君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光焉敢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友之道將善也故以告

送呂鵬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實送之且見屬曰或稱鄭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詳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翩可以與之進也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為後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誘翼成就豈得辭其責乎予謝而識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不自量欲遂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事如毛無頃刻暇葢未嘗不為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

于春官余若復默默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弁若是者所向如志敵功無効可以高視而横行矣沽美玉者不憂無善價騂犢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既因士衡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識

士衡復因士衡徧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浸灌以益其高而極其遠至于大有成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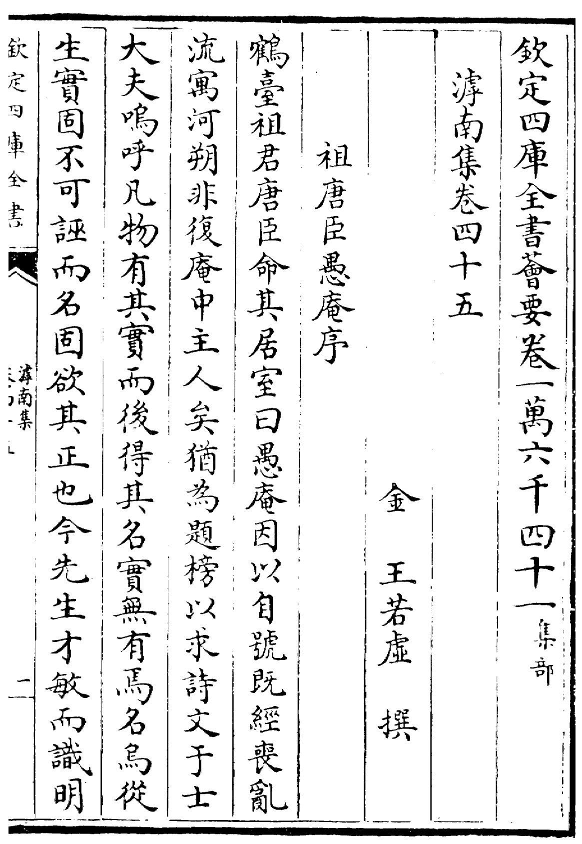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謂推賢讓能則庶官和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為徒而其徒相為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于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于殳斨伯夷讓于夔龍

臯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于己而不妬不賢于己而不侮師于人而不恥告于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葢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者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絶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緦緦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聞其不能而不已若也則幸而喜如其能

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志力而爭其權至于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吾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為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既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為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滹南集卷四十四



滹南集卷四十五

金　王若虛　撰

祖唐臣愚庵序

鶴臺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喪亂流寓河朔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為題榜以求詩文于士大夫嗚呼凡物有其實而後得其名實無有焉名烏從生實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

行高而業精葢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顧加此稱是視薫以猶指渭為涇也無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安靜寡欲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不必嫉邪憤世如柳宗元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於至謙故歟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愈謙其責己也重其取名也廉雖有軼羣絶俗之資而自視欲然常若不足此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為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為孔子其與浮躁衒露

急於人知虛而為盈處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於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滹南遺老王某序

復之純交說 并序

之純嘗為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也其初本自為一首蓋辭氣意旨出于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歟予讀而悲之因復以是說云

狂生既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意于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革矣已實行行謂人之亢憪我將顛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踐迹之乖歟子之病果革矣怨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賈也雖微子言吾寧不知逐逐而羣疇非吾鄰形交跡接何者可絶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病始兆悟而藥之治養以方寛中溫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内視凝其聰而反聽行之朞月乃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

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竪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招之彼孰汝尤無以結之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身未周雎盱彷徉䔢睨九州羣讙以咻亾來禍鴆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于幽闃氏之與居稿伯之為游悒悒兮而私自憐孑孑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絶物邪抑子絶也山淵之峻子將趍而過今胡其摧汝車而沉汝舟豺虎之毒子將不之攖今胡其齕汝趾而嚙汝喉出于外者亦既然矣伏于中者竟如何哉顧嘗憂我今為

子憂葢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子豈能從我而與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伊喇仲澤虛舟堂銘

泛而游載沉載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者歟萬物相刃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至人免于無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身託矣雖放心委形以行于斯世可也

四醉圖賛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既暮皆醉三子者就宿予邸枕籍而臥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即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髪相對怡然顧樂之以為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賛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漠乎其如忘其聲茫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而

無營渺乎其如物莫之攖也不為劉伶唯以酒為名不為屈平衆皆醉而獨醒葢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林下四友賛

東垣彭子升悦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於予為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于稠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㳂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于觴次予年為長子

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義氣相投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于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間若不能相容而終于無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偕宴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為林下之游且各為別號以自寄焉薔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澹子士衡為狂

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為怪而自謂其真施于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為是約己遂想像而賛之云

盤礴兮嵒阿容與兮煙蘿藉豐草兮偃臥想長風兮浩歌歷海遨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密而網羅突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真賛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自有卓然者也

跋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為故參政布薩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為奇特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為珍玩既而聞公子祐在因復歸之噫渠家得以不

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已之愛以成美事亦灑落可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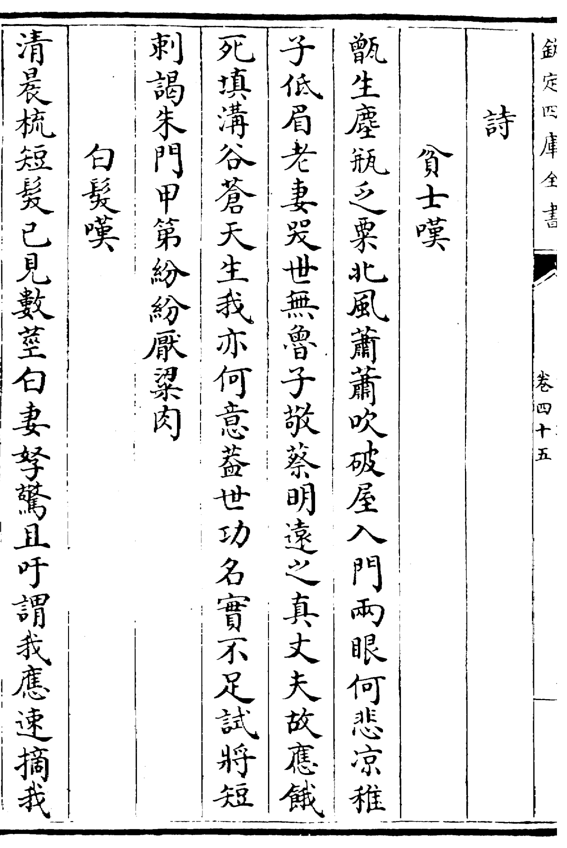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孝悌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衿聖人大訓不待賛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為恨而淪於非道為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求名卿珍翰以貽不朽觀其自述亹亹不絶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履

踐能如是乎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蓄之仍圖函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即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為人也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門庭爽朗瑞氣氤氳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絲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實與此榮固無以薦誠惟天為高惟地為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酒稽首拜手以為夫人壽



詩

貧士嘆

甑生塵瓶乏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兩眼何悲凉稚子低眉老妻哭世無曾子敬蔡明遠之真丈夫故應餓死填溝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名實不足試將短刺謁朱門甲第紛紛厭粱肉

白髮嘆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應速摘我

時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况爾毛髮間乃欲强脩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題淵明歸去來圖

靖節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住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

抛却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挂心頭銷憂更借琴書力

借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為行休惜此生乘此樂天知浪語

看君於世未忘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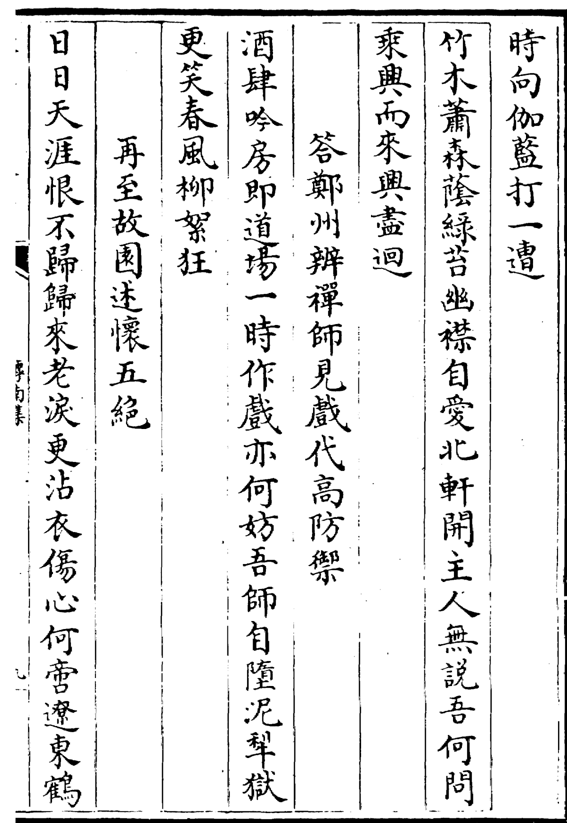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滚滚死紅塵折腰不樂飄迴去

此老猶為千載人

趙内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辭不獲已乃作絶句

以戲復為解之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捨父謾逋逃間閒老子還多事



時向伽藍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緑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説吾何問乗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酒肆吟房即道場一時作戲亦何妨吾師自墮泥犂獄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至故園述懷五絶

日日天涯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遼東鶴

不獨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論我自無心更懷土
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谿桃化棘蓁舞臺歌館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
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閒立斜陽看兒戲
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懽華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

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

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絶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

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滚滚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

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

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

紛紛法嗣復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

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為四絶

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鐫寄語雪溪王處士

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鬬新妍時世梳粧亦可憐人物漸衰如鼠尾

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事

此老胸中具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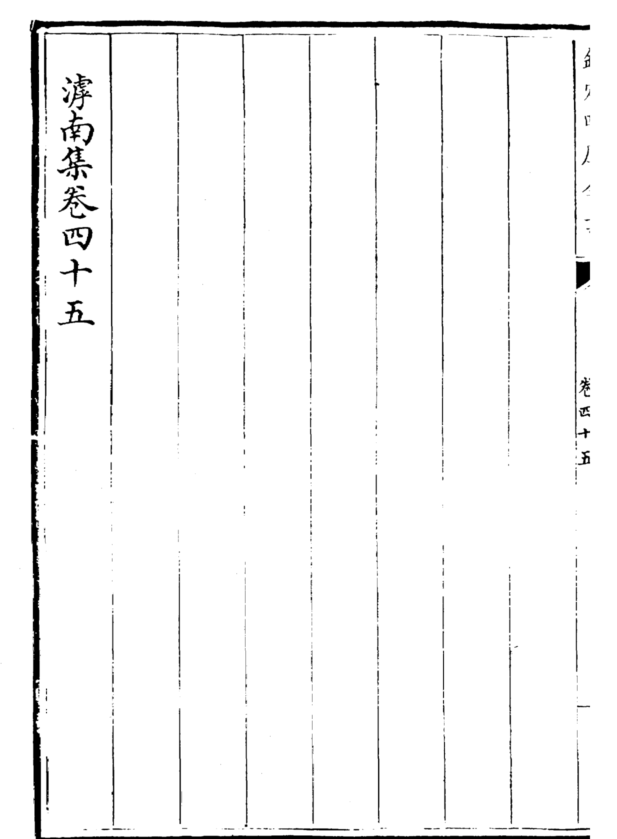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羣兒謗

不害三光萬古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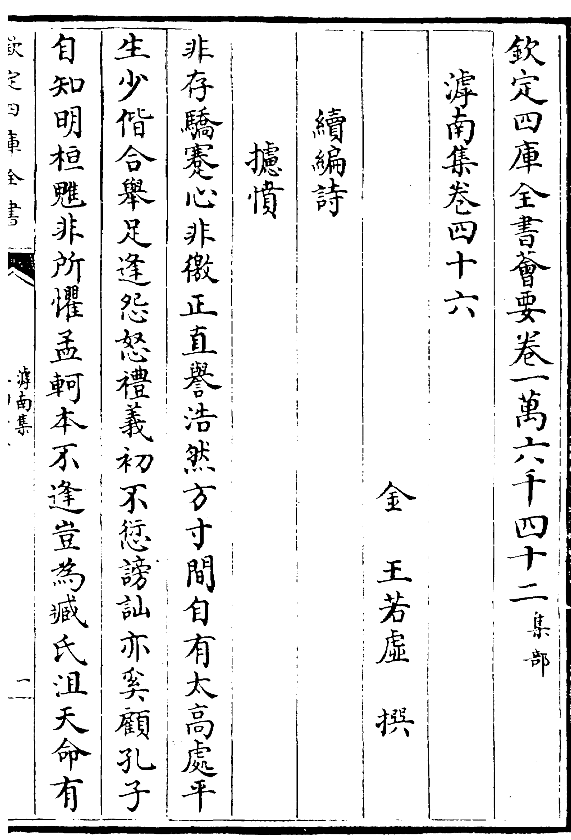
宮女圍碁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事

永日消磨不奈何



淳南集卷四十五



滹南集卷四十六

金　王若虛　撰

續編詩

攄憤

非存驕蹇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生少偕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愆謗訕亦奚顧孔子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為臧氏沮天命有

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

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問醉與醒音詞初惻愴涕泗隨縱横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王生不暇卹若出諸其誠嗟我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領陟阮感窮途行涕流賈太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歟何苦摧神形如其果有為為爾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踈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羇懷亦岑寂青春怳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恤但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鑷雖可施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蛻耳毀棄無足惜況於毛髮間而乃强修飾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擿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況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隨分畧脩飾舉觴聊自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修短卒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粗康强二願早間適衣食無大望但要了晨夕萬事不我攖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志願從此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捨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

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天有數自從學道來衆苦頗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百年曾幾何為此雛稚誤顧語長號妻此理亦應喻

憶之純 三首

幼歲求真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火談玄夜鶯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胸次絕埃塵

其二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遥迢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蕭條志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儁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復寄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拂衣真作竹林歸黄塵道口風波惡未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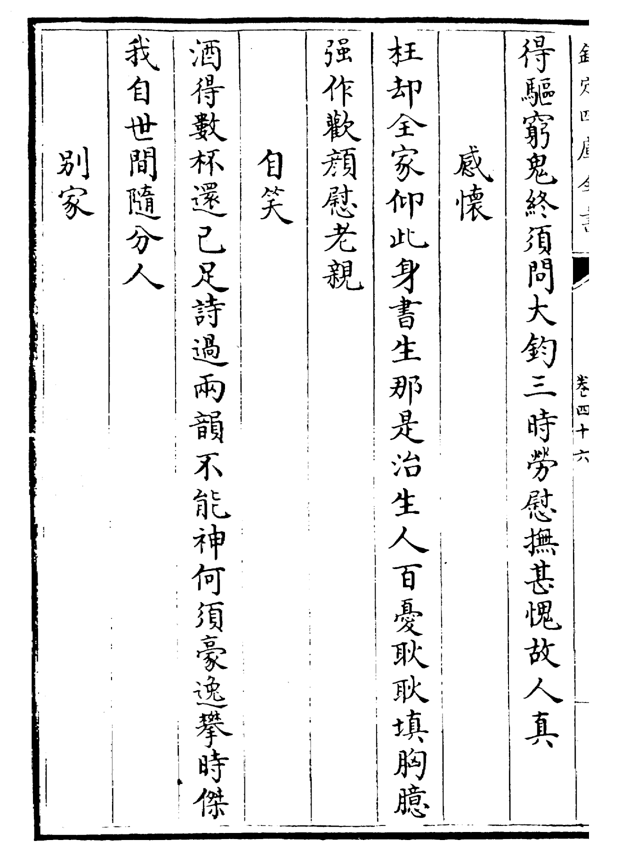
自笑趨塵自强顔食謀未免敢言閒紫芝果可充饑腹從子玉屏巉石間

病中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事拙應天意交疎即世情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其二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未



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撫甚愧故人真

感懷

枉却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胸臆强作歡顔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擎時傑我自世間隨分人

别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覔浮虛誰能置我無饑地

却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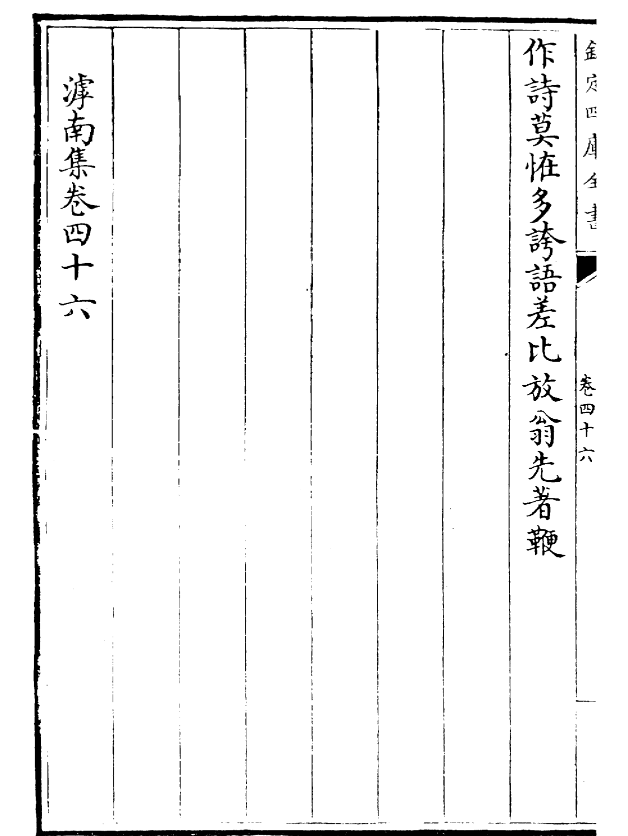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顔時人莫笑慵夫拙

差比時人得少閒

西城賞蓮呈晦之 晦之自號放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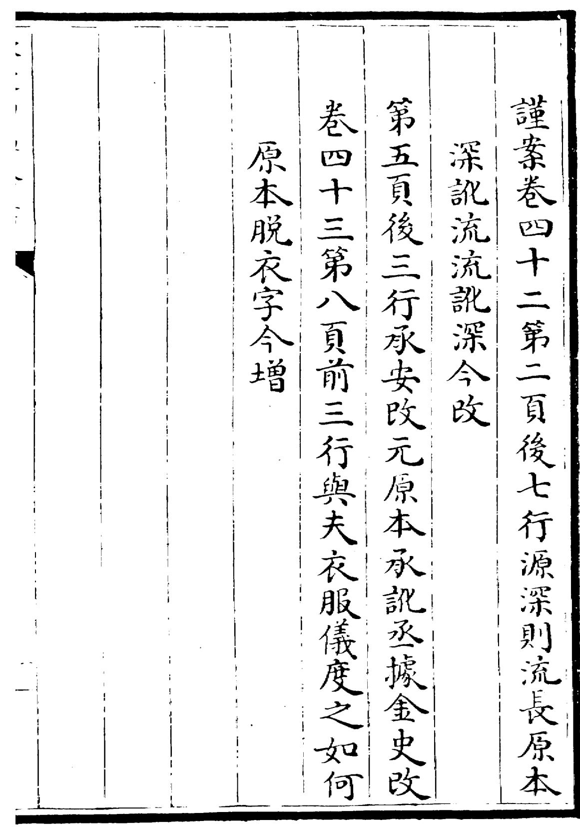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會

恰及斜風細雨天樂事適來偏有興閒身常得分無緣



作詩莫恠多誇語差比放翁先著鞭

渭南集卷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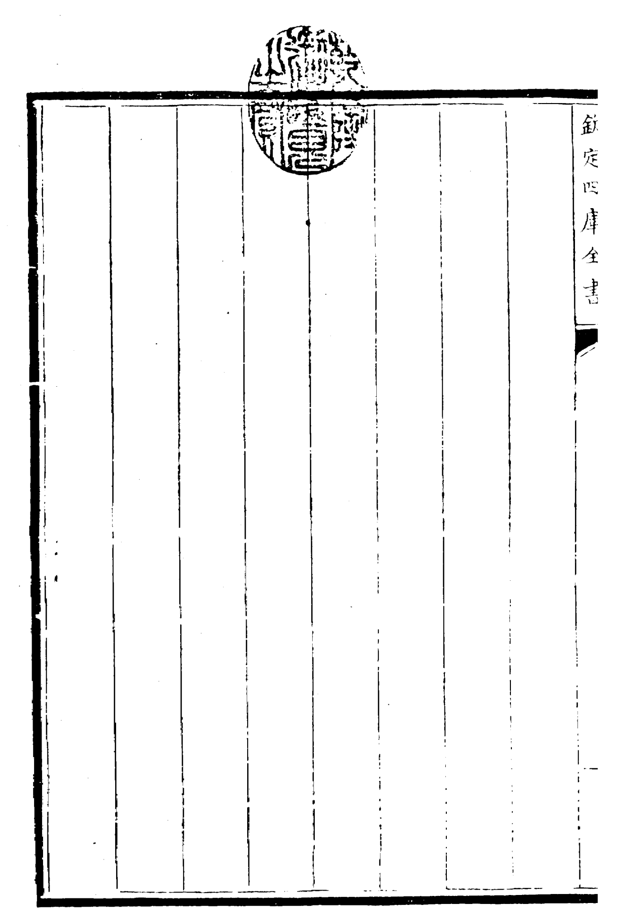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二第二頁後七行源深則流長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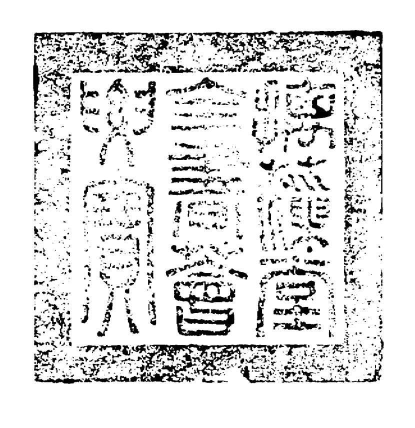
深訛流流訛深今改

第五頁後三行承安改元原本承訛丞據金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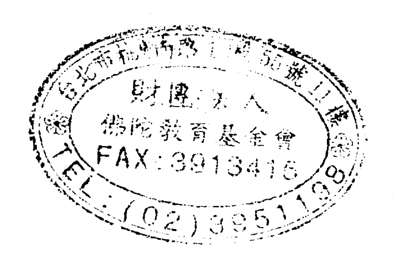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三第八頁前三行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

原本脱衣字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宣葆光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